

亞歷山大·勃洛克





未名叢刊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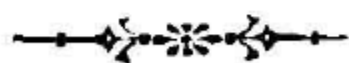
十  
二  
個

俄國 亞歷山大·勃洛克 作

瑪修丁畫 胡數譯

——一九二六年八月印成，一至一千五百本——

# 魯迅的雜感及纂輯



熱風 (再版)

雜感第一集，四年中作。

(四角)

華蓋集 (再版)

雜感第二集，一年中作。

(六角)

中國小說史略 (三版)

自周至清二十八篇。

(八角)

小說舊聞鈔 (四角半)

所採書七十餘種。

唐宋傳奇集 (近出)

校錄善本三十餘篇。

北東京城翠花胡同二十號北新書局發行

## 關於魯迅及其著作

臺靜農編

其收於關的人著作的文字凡十二餘篇，插畫四幅。

實價四角

北東京城沙灘新開路五號未名社發行



象 畫 克 洛 勃

## 亞歷山大·勃洛克

託羅茲基

勃洛克就全體看，是屬於十月革命以前的文學系統的。勃洛克的一切衝動——無論這是向神祕主義的旋風，或是向革命的旋風——不起於真空的空間，却在舊俄羅斯貴族底智識階級文化的極其濃厚的雰圍氣裏。勃洛克的象徵主義，就是這密接而又可厭的雰圍氣的變形。象徵者，是現實的受了概括的姿態。勃洛克的抒情詩是羅曼底的，象徵底的，神祕底的，非形式底的，非現實底的——但在其間，却預含有已被決定的種種形式和關係的很現實底的生活。羅曼底的象徵主義者，僅在遁出具體化，以及個性底特質和固有的名稱這一個意義上，是生活的逃避。而象徵主義，則在根本上是生活的變形和上升的方法。勃洛

克的晴夜的飛雪一般的無形式的抒情詩，是反映着一定的環境和時代，其構成，其習慣和韻律的。在這時代以外，則成爲雲似的斑點而下垂着。這抒情詩，大概不能長生過自己的時代，到作者的死後的罷。

勃洛克是屬於十月革命以前的文學系統的。然而將這征服，因了十二個，在十月革命的舞臺上登場了。因此，他將來在俄羅斯的藝術底創造力的歷史中，要占得特別的位置的罷。

對於糾纏在他魂靈的周圍，但直到現在——唉唉，規矩的沒分曉漢子們！——連認瑪雅珂夫斯基爲偉大的天才的勃洛克，怎麼可以公然向着古弼略夫打呵欠，也還是不懂得的，這樣地小器的詩人底的，半詩人底的魔鬼們，要隱蔽勃洛克的真價值，是不能允許的。抒情詩人之中，最爲「純粹的」勃洛克，沒有談過純粹的藝術，也沒有將詩放在

生活的上面。反之，他是承認了「藝術和生活和政治的不可分性和不混同性」的。「我慣了，——勃洛克在一九一九年所作的報復的序文上說，——將目下進了我的眼裏的生活的一切範圍內的事實，加以對照。而且我深信，這些一切，常常互相創造着一個音樂底調和。」這較之自己滿足底的審美學，即議論那藝術對於一般社會生活的超越性，獨立性的昏話，却稍高，稍強，稍深。

勃洛克是知道智識階級的價值的——無論怎麼說，我在血統上也還是和智識階級連結着，——他說，——但智識階級總常被放在束縛的網中。如果我的心沒有進向革命之中，則在戰爭，怕更沒有參與的價值罷。「勃洛克沒有一走進革命之中去」，然而精神底地，却到了那里了。一九〇五年的接近，是第一次將他的創造力拿到抒情詩底的朦朧底傾向之上，勃洛克發表了一篇工廠（一九〇三年作）。第一革命將

他從個人主義底的自己滿足和神祕底的寂靜主義拉開，而向他突擊。革命中間時代的間隙，在勃洛克感到了好像精神底空虛，時代的無目的性——好像用莓汁代替了血的鬧戲場似的。勃洛克寫了關於「第一次革命前幾年的真實的神祕底的暗黑」和「接着起來的不真實的神祕底的宿醉」(報復)。將覺醒和活動和目的和意義的感覺，給與了他的，是第二革命。勃洛克不是革命的詩人。正消滅在革命前的生活和藝術底沒有出路的憂鬱的狀態中，勃洛克一隻手抓住了革命的車輪了。作為那接觸的結果而出現的，就是詩十二個。這在勃洛克的作品中，是最為重要的東西，是也許要跳出時代而生存的唯一的东西。

據他自己的話，則勃洛克一生，在自身中帶着混沌。對於這事，也如他的世界觀和抒情詩都是無形式的一般，他只是無形式地說出。他的覺得混沌者，就因為他沒有使主觀底的事物和客觀底的事物相一

致的才能。又在強大的震動已經準備，以後便爆發了的時代中，他也沒有本身意志，能自己作最深的警戒，受動底地等待着。假使 Decadence 這話，廣義地歷史底地來講，換了話說，就是在將頹廢底的個人主義，放在貴族底高上的個人主義的反對的位置的意義上，則勃洛克在一切具象化之內，爲真實的 Decadence 而遺留。

勃洛克的不安的混沌狀態，牽合在神祕主義底和革命底的兩種主要傾向上了。然而無論在那一種傾向上，到底沒有解決。他的宗教，也如他的抒情詩一樣，是流動底的，不安定的，而不是不可避的。將事實上的石雨，事件的地質學底的地場，擲在詩人上面的革命，也並非否認了正在種種苦悶和豫感中間衰損下去的革命前的勃洛克，乃是將他推開，摔出了。革命是用了咆哮獰猛，吐着長太息的破壞的音樂，將個人主義的優婉的蚊子一般的調子消掉了。於是就不能不選擇

一條自己可走的路了。總之，幽居的室內的詩人，即使不選擇，也可以將自己的歌嘯，加在沈悶的生活的愁訴上，連接下去。然而在被時代所拘繫，而且將時代譯爲自己的內面底的言語的勃洛克，却有選擇的必要的。於是他選擇了，而且寫了十二個了。

這詩，不消說，是勃洛克的最高的到達點。在那根柢裏，有着對於滅亡了的過去的絕望的叫喊，然而，這是提高到向着未來的希望的絕望的叫喊。駭人的變故的音樂（二），授意了勃洛克：你到今所寫的事，全都不是那麼一回事；另外一些人在走着，帶着另外一些心；在他們（革命人），這是無用的；對於舊世界的他們的勝利，同時也顯示着對於你的勝利，對於你的抒情詩——不過是舊世界的臨終的苦悶的你的抒情詩的勝利……勃洛克傾聽了這個，承受了。然而承受這個，

註一：勃洛克嘗稱革命爲一部盛大的 Orchestra（管絃樂）。

是不容易的，在自己的革命底信念之中，他也不想尋求自己的不信的幫助，將自己守住，將確信保持，——爲要砍斷那退走的一切的橋梁，他便將這革命的承受，竭力用了極端的形狀來表現。對於變革，勃洛克連想要儼然地來加點白糖的影子也沒有。却相反，他將這收在最粗野的——但不過單是粗野的——自己的表現裏面了。娼婦的團結，赤軍兵士的卡基卡殺害，貴族層樓的破壞……然而他說——承受這個——。而且將這一切，彷彿受了基督的祝福似的，極顯明地醇化着——但是，或者想將基督的藝術底形態，藉革命來支持，由此加以援助，也未可料的。

十二個也還不是革命的詩。這是遇着革命的個人主義藝術的最後的輓歌。而這歌將要流傳下去。暗澹的勃洛克的抒情詩，已經走向過去，不會重複回來罷——因爲站在前面的時代完全不是這樣的了，——但是，十二個總要流傳的罷。惡意的風，佈告，雪上的卡基卡，革命的

足音，癩皮狗似的舊世界。

勃洛克的寫了十二個的事，和他的不再傾聽音樂（革命的），十二個之後，便沈默了的事，都是滿從勃洛克的性格裏流溢出來的；而同時，從他在一九一八年所獲的不很平常的「音樂」裏，也有流溢出來的。和一切過去的痙攣的悲痛的訣絕，在這詩人，是致命底的裂痕。可以支持勃洛克的——如果離開了起於他的全生活體中的破滅底的過程——恐怕只有革命的諸事件的永是增加上去的發展，和抓住了全世界的強有力的震動的旋渦罷。然而歷史的路程，是不合於爲革命所貫通的羅曼派的精神底要求的。要在一時底的暗礁上存身，必須有別的氣質，對於革命的別的信念，——必須有對於革命的合節的韻律的理解，並不僅是對於那革命的洪流的混沌的音樂的理解。在勃洛克，這些全沒有，也是不會有的。凡有作爲革命的指導者而出來的，在他，

總是毫不相干的外人，無論在精神底關係上，在雖是自己的日常生活方面。因此他在十二個之後，便轉向別的，沈默了。但他的常常一同精神底地過活的人們，識者和詩人們——常常作爲「被捕於束縛之網」者而出現的人們——却惡意地表示了憎惡，從勃洛克離開了。「癩狗」他們是不能够原諒的。他們將勃洛克當奸細看待，不再和他握手，只到了他的死後，這纔「和解了」。於是什麼十二個裏面，並無真出於意料之外的什麼東西呀；這全不是取材於十月革命，是從舊的勃洛克出來的呀；十二個的一切要素，是在於過去呀；莫使布爾札維克以爲勃洛克是他們的呀，將這些事，動手來指摘了。其實，在十二個裏，要將受着那開發的言語和韻律和韻語和節奏的種種時代，從勃洛克抽出，是不難的。但是在個人主義者勃洛克那里，也可以尋出完全兩樣的韻律和結構來。然而勃洛克自己，正當一九一八年，在自己裏面

「自然，已經不在「石路」(三)上，是在自己裏面！」尋到了十二個的被碎毀的音樂了。所以成爲必需的，是十月革命的石路。別人是從這石路跑向國外，或則搬到國內的「島」上去了。在這裡，就有着問題的  
中心點，在這裡，就有大家不饒放勃洛克的理由。

這樣——滿足者都憤懣着，

沈重的肚子的滿肚是厭倦着——

槽不是翻倒着麼，

他們的爛透了的牛牢不是閑着麼！

(亞·勃洛克，滿足者。)

註二：勃洛克在他詩中，常常歌詠彼得格勒的夜間的石路。

十二個也還不是革命的詩。爲什麼呢，因爲革命底威力的意義（假如單就威力而言），是不會成爲將出路給與碰壁的個人主義的。革命的內面底意義，是在詩的範圍以外的什麼處所的，——革命者，是在機械學底的意思上的脫了中心的事，——因此勃洛克使用基督來裝飾革命。然而無論如何，基督總不是革命的出產，不過是過去的勃洛克的出產。

極其惡意地，就是，極其透澈地，表現着對於十二個的資產階級底關係的亞翰跋里特如果說，勃洛克的脚色們的「舉動」，是給「同志」加上特色的，則他便是連一步也沒有跨出給與他的問題——誹謗革命——的範圍以外。像見於十二個裏的那樣，赤軍的兵士因嫉妬而殺了卡基卡……這是會有的事呢，還是不會有的事呢？這是很會有的。然而這樣的赤軍兵士，倘革命裁判所一經逮捕，便下了鎗斃的宣告罷。

採用恐怖主義的駭人的劍的革命，是嚴峻地守着自己的國法的。假如恐怖主義的手段，一爲個人底目的而動，則無可逃避的破滅，便會來迫脅革命罷。在一九一八年之初，革命已經以無政府主義的破格底手段作準備，而用了派爾諦山主義<sup>(三)</sup>的將無論什麼，都加毀壞的方略，博得沒有慈悲的，勝利的戰鬥了。

「請開却地窖，窮人們此刻要來游賞。」（十二個）也有這樣的事。但是，赤軍和破壞者之間，在這地上有過幾多的血腥的衝突呢！在革命的旗幟上，寫着「嚴肅」。當那極其緊張的時期，革命是尤爲辛苦艱難的。於是勃洛克將革命表現在著作裏，而這自然已不是將作爲指導革命的先驅的勞動，乃是將雖說因革命而起，在本質上却和革命在反對的傾向的，和革命相伴的現象。詩人勃洛克彷彿想要這樣

註三：Partisan是一種黨，常於不意中襲擊敵人，頗殘酷。